

太原城45°轴线考

蒲净



尧墟禹迹久流传，表里山河尚俨然。重耳霸功留绛水，台骀系出金天。遗风此日犹称俭，保障从来在得贤。近喜桑麻安四野，会须卜宅晋祠边。

——江瀚《至太原作》

江瀚(1857-1935)，字叔海，号石翁，近现代教育家、学者、诗人；祖籍福建建汀，生于四川，长于四川，学有所成，后来在多地任职，曾就职于京师图书馆、京师大学、故宫博物院。1922年，江瀚受聘为国立山西大学(今山西大学)毛诗教授，1924年又受聘为经学教授。他通经史，擅诗文，一生著述颇丰。

这首诗的题目是《至太原作》，但不仅仅是写太原，而是以山西为大背景，涉及诸多山西历史人文地理知识，要想读懂这首诗，需了解这些。

“尧墟禹迹久流传，表里山河尚俨然。”起句大开大合，气势恢宏，写出了山西历史之悠久，山河之壮丽。“尧墟禹迹”实点尧、禹，泛指尧舜禹时代。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，尧、舜、禹都曾留下足迹，晋代皇甫谧在《帝王世纪》中说：“尧都平阳，舜都蒲坂，禹都安邑。”平阳、蒲坂、安邑，都是山西南部的古地名，通常认为分别是现在的临汾尧都、运城永济和运城夏县。尧舜禹都众由河北迁至山西，居太原，后又徙往平阳；大禹曾在太原一带治水。尧和禹在太原都有相关遗迹和传说，比如清徐有尧城、尧庙，阳曲有系舟山。“表里山河”则是指山西的地理形势及政治、军事价值，众所周知，不再赘言。

“重耳霸功留绛水，台骀系出金天。”重耳，即“春秋五霸”中的晋文公，才能卓越，治国用方，开创晋国霸业；绛水，水名，在晋南。台骀，黄帝金天氏之后，颛顼为帝时的治水英雄，早于大禹，因治理汾河水患卓有成效而被誉为“汾河之神”。

“遗风此日犹称俭，保障从来在得贤。”晋人尚俭，是尧舜时形成并沿传后世的民风，在古籍中多有记载。宋代朱熹在其研究《诗经》的著作《诗集传》中写道，晋地“民贫俗俭，盖有圣贤之遗风焉”。“土瘠民贫，勤儉质朴，怀深思远，有尧之遗风焉”。保障，指晋阳，《国语·晋语》中记载：“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。请曰：‘以为茧丝乎？抑为保鄣乎？’简子曰：‘保鄣哉！’尹铎损其户数。简子谓襄子曰：‘晋国难处，而无以尹铎为少，无以晋阳为远，必以为归。’”文中“保鄣”即“保障”，尹铎受命修建晋阳城时，以民为本，居安思危，将其打造为赵氏的保障之地，赵氏后来遭遇危难，果然依托晋阳，转危为安。

“近喜桑麻安四野，会须卜宅晋祠边。”晋祠，位于太原西南，是家喻户晓的古代皇家园林建筑群，最初为祭祀晋国开国之君唐叔虞而建，是处山清水秀、土肥美之地。

释读至此，可知这首诗的一大特点是古入诗，短短数句，涵盖了大量的山西、太原历史文化知识。但诗的本质是“言志”。作者不惜笔墨于古人古迹，传达的是自己的“尚贤”理念，可以说“保障从来在得贤”中的“贤”是诗眼，点睛之字。所谓尚贤，是中国在社会、政治、文化等方面对具有优秀道德品质、能力才干的仁人志士的赞扬和推崇，肯定他们在引领时代、引领社会、引领民众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。

纵观全诗，在写作方面别具特色。

一为主题突出。尧、禹、重耳、台骀，以及晋国始主唐叔虞、“保障之地”晋阳城建设者尹铎，或治理天下，或治理一城，品德高尚，才能卓异，惠及民族、社会、民生，皆为贤者。作者选取他们入诗，正是围绕“尚贤”这一主题。

二为古今交融。作者在选取古人古迹的同时，关照现实，如“久流传”“尚俨然”“遗风此日”“保障从来”，以及“近喜”，无不是古今结合，并由此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——“近喜桑麻安四野，会须卜宅晋祠边”。

三为语言凝练。在短短篇幅内，作者纵横上下数千年，“观古今于须臾”，收放自如，高度概括，用语精当，表达出胸中丘壑，既展现了作者学识之深厚渊博，也体现出高超的文字水平。

遥想当年，江瀚初入晋地，足及太原，溯源抚今，有感而发，遂成此篇。其学其才，令人慨叹。

观古今于须臾

孟中

新中国首座重型机器厂



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“东方红一号”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太原重型机器厂设计制造的3号塔架发射升空。

从“东方红一号”到“神舟号”，从“嫦娥探月”到“太空家园”，在中国航天发展中，太重生产的航天发射塔架，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一座又一座的里程碑。

1950年5月，中央重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机器工业会议，提出“建设新中国第一座重型机器厂”的议题。该议题立即得到中央财经委的批准，决定投资7.5亿斤小米(折合人民币6075万元)进行建设。会后，成立了“中央重工业部重型机器厂筹备处”，由华北兵工局局长郑汉涛兼任筹备处主任，开始自行设计、建造新中国第一座重型机器厂。

8月17日，上海事务所战重困难，仅用40天时间，完成了重型机器厂的初步设计。部分工程技术人员打着“我为先锋”的锦旗来到太原，按照“边基建、边准备、边生产”的建厂方针，正式开始重型机器厂的筹备建设工作。

10月4日，五金库破土动工，标志着重型机器厂由筹备转入正式建设，这一天被定为太重建厂纪念日。

1951年5月起，重型机器厂陆续开始了冷作车间、锻压车间和初加工车间“三大工程”的建设，标志着太重进入了规模化建设阶段。

1952年，太重厂办大楼建成，标志着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，各项工作渐入正轨。同年，太重成立筹备处党委会。

1953年，在铸造、铸铁车间施工过程中，相继出现了地下水位高、地质问题，由此产生太重能否继续建设的问题。在中央的支持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下，将总平面布局由原来的北热南冷改为东热西冷，使设计方案更加科学合理。事实表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解放了的劳动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，能够解决建设新型复杂工厂面临的各种问题。

1953年1月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以《新中国的第一座重型机器厂》为题，报道了重型机器厂的筹建情况。同年，《太原重型机器厂建厂经验的重要意义》一文刊登在《人民日报》上。

1954年，中央决定将太重的生产正式纳入国家计划，同时下达了国家重点项目试制新产品的具体任务。

1958年，铸钢车间、水压机车间、一金工车间等14个重点工程先后竣工投产，我国自行设计建设的第一座重型机器厂基本建成，结束了边基建、边生产的历史。同年太重筹备成立了科学技术协会，太重职工掀起生产和技术革新高潮。

1961年，太重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350吨门式起重机、第一台大型矿用挖掘机、第一套火车车轮轧制机等，发展走上快车道。

今天的太重是著名的起重设备制造厂商之一，是中国最大的起重设备生产基地、最大的挖掘设备生产基地、最大的航天发射装置生产基地、火车轮对生产基地，创造了500多项中国和世界第一，被誉为“国民经济的开路先锋”。

多年来，太重不断深化改革，提质增效，加大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，掌握核心技术，摆脱国外技术制约。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制造了2号、3号发射塔架，为三峡工程研制的1200吨桥机，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及残奥会开幕式打造的“白玉盘”升降舞台等产品惊艳亮相世界。研制出的世界首台5G远程操作挖掘机，标志着太重向“智慧、无人、绿色、零碳”智慧化矿山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

2017年6月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太重时，勉励太重要用好我国交通发展和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历史性机遇，在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上创造出更大的天地。

2022年1月31日，搭载50余箱太重高品质轮胎产品的专列“山西制造”中欧班列驶往欧洲口岸。

2022年12月，在省委、省政府的关心指导下，太重智能高端装备产业园区项目顺利投产。太重正在凭借自身产品，敞开世界的大门，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，奋蹄扬鞭，奔向远方。

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

坊传，曾有一条从西北到东南，斜贯太原全域的45°轴线，承载着古时并州的山川形胜与风水文脉。这条神秘的轴线是自然形成，还是刻意而为？这还需从古晋阳城的兴衰、宋太原城的兴建，以及明太原城的展筑说起。

唐时，晋阳城先后被封为“北都”“北京”，成为与中都长安、东都洛阳并列的“三都之一”，并历时近三百年，铸就一座三城毗连、壕沟环绕的金城汤池。五代十国期间，凭借地理优势和自然资源，以及坚实的城池堡垒，晋阳城先后成就了后唐、后晋、后汉以及北汉割据政权。

宋太平兴国四年(979)，赵光义夺取久攻不下的晋阳城，收复了中原最后一个割据政权。因恐其“山川险固，城垒高深”，更怨其“衰则叛，盛则后服”，太宗下诏火烧水淹晋阳城，悠悠古都浩浩城池毁于一旦。其后，宋廷又降太原为军事禁州，移州治于榆次，并筑晋县以处晋阳百姓，对太原极尽打压与排斥之举。

宋太平兴国七年(982)，出于防御之目的，宋廷又遣潘美、符昭愿重建新太原。据传，宋廷在建造太原城之时，特意铲平了太原城东北的系舟山头，又将通行的“十”字官街改为“丁”字。此说虽为民间传闻，概无正史记载，却被元好问写入其《过晋阳故城书事》一诗中。

宋城西北，是高耸的崛岉山脉，与系山隔汾对峙。崛岉山上有崛岉教寺，据载为唐贞元年间创立，宋末毁于战火。寺前山巅有七层砖砌的密檐塔，今尚存，名曰舍利，有说为宋代遗构，至少也是始建于宋。此塔恰处在宋城乾位的制高点上，向北可遥望天门关隘，向南能鸟瞰宋城全景，塔体虽小然位置显著，于宋城极具可视。太原45°轴线初现端倪。那么，此塔肇于何年，又有何特殊的意义呢？

塔源自印度，本为佛寺收藏舍利、佛像、经卷或法器之所，传入中国后又延伸作风水之用。此塔之于宋，揣测有三种可能：一是防内乱，与宋廷铲平系山之目的同出一辙；二是镇边关，捍御来自西北朔方契丹部落的侵袭；三是止兵戈，护佑宋城一方的平安昌盛，以及百姓安居乐业。

明洪武九年(1376)，晋王岳丈、永平侯谢成奉敕展筑太原城。据载，明太原城有八门四隅加钟、鼓十四座大楼，构成锦绣太原城延伸浩荡、气势宏伟的天际轮廓。其中，鼓楼位于居中之位且最为高大，成为太原府城的地标建筑与方位坐标，堪舆府城八卦皆以此为中心。其间，晋恭王又于旧址重建崛岉山教寺、修葺舍利塔，作为其宗室国奉的礼佛之地。由此，在广袤的太原盆地上，鼓楼与舍利塔遥相呼应，太原45°轴线始具雏形。

明宣德年间，官府择府城东南，主文昌之运的巽位，藉陈彬宅院旧址考场；明正统十年(1445)，于原址筑贡院，其后又于明万历癸酉(1573)，依南城壁起奎光楼、登仙桥，“規制背极壮丽，无以复加”。及此，府城东南成为文场密迹、文人必至之所，“藉以发迹者，不可胜纪”。由于贡院位处鼓楼与舍利塔的连接之上，这条45°轴线又多了一处重要节点。

然，太原地势本就西北高而东南低，舍利塔与鼓楼加副形式上的不平衡，彰显其“巽”位之缺。即如明方历《山西通志·卷之二》在记述太原形胜时曰：“晋阳城重山遮障，开此平衍真一大形胜也。独龙稍不足，故文明不开；虎稍强，故其民强悍，而世家亦少。”所谓“龙(青龙)稍不足”，意指太原之东主文运、教化的方位，因地形低洼平缓引发文运不旺；所谓“虎(白虎)稍强”，意指太原之西主武运、兵戈之方位，因山势高大险峻导致民风强悍。此说于太原日渐盛行，并引发当地士绅与居民的顾虑，于是明万历年间，名宦傅霖，也就是傅山之祖父，于太原做了两件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大事。

一是倡建大钟楼。明初，太原钟楼原本位于钟楼街南端北侧，寿宁坊内的寿宁寺以西，与鼓楼几乎同处一条南北轴线之上。明万历八年(1580)，旧察院的一场大火致其损毁殆尽。据傅霖《重修钟楼说》的记述，在钟楼被毁的几年内，太原城“疫病大作，饥馑荐臻”，上至王侯下至百姓皆愁苦叹息不知所措。在咨询堪舆家和阴阳师之后，最终又折衷于儒者之意见。傅霖曰：“拘而多畏，术者固然。《书》记卜洛，《诗》相阴阳，亦有取焉。”在傅霖的倡导和推动下，于明万历十一年(1583)重建大钟楼，并迁于现址——钟楼街东段南侧的泰山庙对面。重建之钟楼，位于鼓楼东南，与鼓楼呈45°斜列。此种布局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府城巽位之缺，但由于同处城池之内，无法弥补太原城东南的地陷之短。重建之钟楼，与鼓楼以及崛岉山峰连成一线，太原45°轴线昭然可见。

二是捐筑文峰塔。明万历二十七年(1599)，傅霖又组织地方缙绅募资，于城东南的向山脚畔修建

永明寺、文峰塔。据清光绪《忻州志·卷三十七》《傅应期传》载：“郡地形左癩不右石，缙绅学士建永明寺、宣文塔(文峰塔)于东山，以辅不足，推公(傅霖)首事。”傅霖，身为大儒而又深谙道学，亦能采术者之言。作为首事，他在监造之时一反常规地将永明寺坐南朝北面向府城布局；置文峰塔于其东南巽位；又将永明寺、文峰塔与鼓楼三点连成一条精准的45°轴线，其规划视野之阔、格局之弘令人叹为观止。永明寺与文峰塔的兴筑不仅填补太原巽位之短，同时让太原45°轴线趋于完整。

明万历三十六年(1608)，晋穆王朱敏淳邀请五台山著名高僧福登主持扩建永明寺。因与五台山寺庙重名，福登更永明寺为永祚寺。据《敕建永祚寺宣文宝塔舍利碑记》：“太原古帝都也，余昔登城四眺，山河莽荡，形家以为不足于左，宜象而益之。于是，纳僧福登发念创浮屠其高处，慈圣嘉其诚而佐之金钱，双影崔嵬。”福登在扩建永祚寺时，“旧塔微侧”，于是提出“更建新塔”，一是与之匹配，二是补其颓势，并得到晋穆王以及宣文李太后的嘉许。

福登，不仅是德邵的佛学法师，又是著名的建造大家。他在定位永祚寺佛塔时，对傅霖的规划心领神会，又能取形家之意，与塔既没有左右并置，也没有前后纵列，而是沿其45°方向斜向排开，并精准地定位在文峰塔与鼓楼的连线上。三点一线毫厘不爽，实难以巧合释之。清道光《阳曲县志·卷之二》道出其由：“据堪舆家言，旧塔在城之巽方，关乎文运，不可双。今新塔倚于旧塔之后，城中高处望之，依然一也。”

为纪念宣文太后的懿旨与资助，建成后的双塔合以“宣文双塔”冠之。明万历《山西通志》曰：“近有筑浮屠者，亦大有见。”即此。宣文双塔、钟鼓二楼与舍利塔连成一线，太原45°轴线浑然天成；轴线两端，一端是西北崛岉山巅的舍利塔，降白虎而抑兵武；一端是东南向山脚畔的文峰塔，补青龙以兴文运，藉此太原“创山川之形胜，开文运之昌盛”。据明万历《太原府志·卷二十四》载：“新建塔两座并寺一所，城外东南，高耸入云，为晋奇观。万历年建，起自堪舆家言谓‘塔在巽峰，则文运胜’。建后，连三科两庑中五人或七人或十人，其兆足征也。”明清两代，中举者不计其数，其中又拔得进士者达2600余，含巍科9名，位列全国前十。及第之中，不乏成为国家栋梁之才，可谓天开文运地毓灵秀，人才辈出也。

建成后的双塔犹如一对双生子，不知者或以为同期而筑。登高远眺，太原山川形胜皆入望中，与西北端的崛岉山峰遥相呼应，犹如苍龙之首尾；凭栏俯瞰，府城锦绣尽收眼底，与钟、鼓楼连成一线，斜贯之轴了然于目；驻足仰视，双塔挺拔秀巍峻耸立，犹如双笔蘸醴、两峰入云，成为府城东南的一处胜景，谓之“文笔双峰”“凌霄双塔”也。此景先后被清康熙、道光《阳曲县志》列入阳曲八景之中。据清康熙《阳曲县志·卷之二》载：“双塔文峰，在城外十里许东南巽地，两峰插天，日初出垂影河中，犹笔蘸醴，地形家言文风所尔。”在双塔与鼓楼的轴线上，恰又有文瀛湖居后，后人将文峰塔喻为笔，文瀛湖比做砚，以笔蘸醴书写太原山川之秀、文昌之运。

至此，起自西北乾位崛岉山巅的舍利佛塔，止于东南巽位向山脚畔的凌霄双塔，中间连接钟、鼓二楼，五个制高点连成一线，宛若一条长龙俯卧，形成“一轴斜贯南北，三塔成镇东西”之势。这条45°的轴线为大于偶成，是经几代人营造、数百年演化而成；是由儒释道合谋、官绅民共助而就，是傅霖、福登两位大师集百家堪舆、众人生智慧，精心设计巧妙布局之果。它不仅是奠立太原山川形胜之轴，亦是扩拓太原一方平安、开启太原文昌昌盛之轴。

古时，这条轴线上，还连接了阳曲八景中的四景：天门积雪、崛岉红叶、巽水烟波、双塔凌霄；此外四景，西山叠翠、土堂神柏、烈士泉泉、汾河晚渡亦距此轴不远。迄今，这条轴线及左右，仍连接着森林、龙潭、文瀛、迎泽及双塔五大城市公园，以及多福寺、净因寺、英济祠、抚院、唱经楼、关帝庙、贡院、纯阳宫、文庙、山西大学堂十处国保单位，可谓万物繁多遗存丰富，满载着锦绣太原城悠远的历史与厚重的文化。

如今，五座塔楼中，鼓楼圯毁，让这一轴线失去了坐标原点，其余四座也早已湮没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之中，失去其原有的意境与内涵。然，至于古城之意义，太原45°轴线不啻北京城的中轴线，是先人留给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，是锦绣太原城无与伦比的文化特色，理当留下痕迹，并得到保护与传承。

都很好。“闲踏湖堤款段行，小舸沙尾晒晴虹”(赵炳麟诗)，主宾相从，漫步在湖畔，眼前的一池春水被微风吹皱，粼粼荡漾，几只蜻蜓在舟尾翻飞，如此情景似春酒般令人陶醉。“天公近日风和气，羊裘始换为夹单”，大家虽然都穿着单衣，但天气实在很好，绕着湖走了一周，竟有些温暖，不禁都放下了平日的拘束，开襟解带，谈笑风生。

既然是诗社雅集，当然还要喝些酒助兴，于是“举杯且劝群贤尽，欢落诗肠酒易醒”，座中，赵炳麟斜倚着亭栏，两杯热酒入肠，不禁感兴无穷，便写下七言长诗一首，七十四句一韵到底，可谓“意到兴极造化然，天假晴光为消受”(张友桐诗)。

这次雅集中，兰亭诗会是话题之一。千年前的那次盛会中，也有山西人的面孔。如与王羲之同时写下《兰亭诗序》的孙绰，即出自太原孙氏，其兄孙统、子孙嗣及太原王蕴也是座上嘉宾。

张友桐的诗里留下了对兰亭雅集的追怀，“千六百年会目成，昔之视今视后”“我力从事事被除，病魔长恐觑衰朽”，此时的他刚刚经历一次手术，大病未愈，所以诗中充满了对生命流逝的感慨，然而此时文瀛湖的春光和同仁间的吟咏唱和，给了他最好的抚慰，“雅量已减醉眼倦，名心未泊诗肠吼”“壶觞是处足相倾，何必彭殇定比耦”，醉人春色当前，素心好友相伴，把握当下的美好才是最重要的，何必追求那渺不可及的彭殇之寿呢。

当时二十多人的盛会，流传于世的只有一些零章断篇，但从其中，我们仍能感受到百年前的并州春色。



文瀛湖畔的“春日雅集”

张崇建

东晋永和九年(353)的春天，因为王羲之的一篇序，让兰亭雅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记忆。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，百余年前，太原文瀛湖畔，也曾有过一场由并州诗人主导的“春日雅集”。

1924年三月初三，上巳节，“春日雅集”由太原籍国诗社在文瀛湖畔发起。文瀛湖紧邻山西乡试贡院，风景佳盛，清末清理修整后更成为游览胜迹。据时人诗注，当日参加雅集的有赵炳麟、郭象升、鲍振毓、江瀚、张友桐、陈敬棠、郭宝清等20余位文化名流，其中不乏江瀚这样海内闻名的耆宿。

这一年的三月初三正好在清明前一日，所以贾景德诗中说：“何缘令节逢元巳，喜见东皇播惠风。”这一天，文瀛湖春风和畅，绿草成茵，杨柳鹅黄初绽，海棠花已是娇艳动人，诸人陆续来到湖边赴约，其中“鲍江两叟特蹇蹇，八十健步来盘桓”，最年老的都如此积极，可见当时大家的兴致

二十世纪初文瀛湖(资料图用)

现代文瀛湖景色 王韵菲 摄

扫码看视频



诗韵锦绣太原

(69)